

史树青

著

鑒金寶心得



史
樹
青

史树青

著

癸
寶
心
得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鉴宝心得 / 史树青著 .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80713-384-1

I. 鉴… II. 史… III. 文物—鉴赏—基本知识 IV. K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8016 号

责任编辑 吴 兵

装帧设计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047 82098042

网 址 <http://www.hbcb.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规 格 170 × 245 毫米

20.75 印张 135 幅图 37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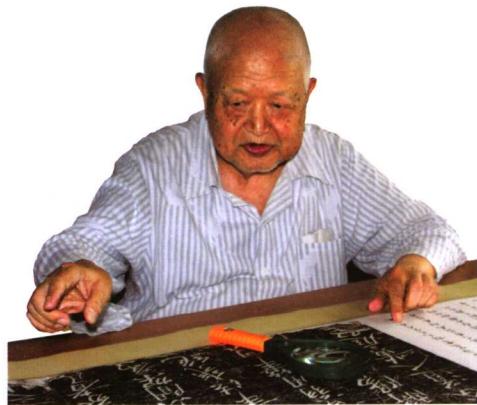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定 价 3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史树青 1922年8月生。河北乐亭人。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同校文科研究所史学组研究生。现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开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导师，中国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

目 录

金 —

- 商无款鼎的发现及其意义 / 3
- 西周蔡侯鼎铭释文 / 6
- 论蔡侯墓的年代 / 9
- 座谈曾侯乙墓 / 12
- 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及其大字诏版 / 15
- 中国古代的金错工艺 / 20
- 西汉朱庐执刲银印小考 / 30
- 唐代“胡腾舞”铜人像 / 31
- 《乐氏藏古玺印选》序 / 33
- 波斯萨珊朝鎏金人物银瓶 / 34
- 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考 / 35
- 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的铜印 / 38
- 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的铜印 / 44
- 齐彦槐所制的天文钟 / 47
- 对“五省出土文物展览”中几件铜器的看法 / 51
- 《中国文物精华大全·金银玉石卷》序 / 54

石 —

- 读《石鼓文新解》兼论白泽即熊猫 / 67
- 《石鼓文新解》序 / 69

《孔望山造像研究》序 /	72
麟为夷兽说 /	75
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 /	81
北魏幽州光林寺尼静妃造像记 /	85
晋人行草书砖刻 /	88
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释 /	93
宋白玉“封”字印考 /	97
明清进士题名碑考略 /	99
《笃恭殿宝》玉印小考 /	103
清怡亲王田黄对章 /	104
《历代书画伪章留痕》序 /	106

书 —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概述 /	111
	《楼兰出土文书》序 /	125
	敦煌遗书概述 /	128
	从《萧翼赚兰亭图》谈到《兰亭序》的伪作问题 /	135
	李白署书独乐寺“观音之阁”考 /	141
	应县佛宫寺木塔发现的辽代俗文学写本 /	144
	初拓本宝贤堂帖序 /	150
	《文天祥书谢昌元〈座右自警辞〉》跋 /	154
	谈法帖中所保存的历史资料 /	159
	唐寅赠日本友人彦九郎诗 /	162
	明程南云、李东阳、唐顺之三家诗卷跋 /	164
	海瑞真迹重见天日 /	168
	徐霞客《赠妙行七律二首》墨迹跋 /	170
	清严长明、王文治诸家跋唐人写经卷 /	173
	清李克正临汉碑册 /	179

- 画 —
- 曾燠《拱北楼刻漏歌》墨迹跋 / 182
丘逢甲诗迹 / 186
钱玄同书“平妖堂”斋额 / 188
《丁佛言手批蠹斋集古录》序 / 190
中华民国建国纪念墨 / 192
谈中国书画的鉴赏 / 194
- 战国龙凤人物帛画 / 199
北齐娄睿墓壁画作者考订 / 202
从娄睿墓壁画看北齐画家手笔 / 204
日本国收藏的唐代一行画像 / 207
论文同墨竹 / 213
崔白双喜图臆说 / 218
成吉思汗画像跋 / 220
《所见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版画图录》序 / 223
雪庄《黄海山花图》记 / 227
耶律楚材画像小考 / 230
明罗文瑞为梁梦龙作幽兰竹石图卷 / 232
明江必名石梁飞瀑图 / 236
紫光阁画像考 / 238
清袁耀桃源图通景屏 / 243
曹雪芹和永忠小照辨析 / 245
程伟元指画罗汉册及其他 / 250
毛泽东赠送外宾的富贵长青图轴 / 258
中国古代人物图像的鉴别问题 / 260
书画鉴定经验谈 / 263
书画题跋浅说 / 267

其
他

- 河姆渡遗址为姚墟说 / 271
论新疆民丰尼雅遗址 / 273
漆林识小录 / 282
“陆离”新解 / 288
汉代独轮车 / 292
古代科技事务三考 / 294
竹木牙角器概述 / 300
文房四宝 / 303
《中国饮食谈古》序 / 305
谈长沙马王堆帛书 / 308
唐代宫廷精品荟萃 / 310
忽雷为侗族乐器说 / 312
宋磁州窑“仁和馆”双耳瓶 / 314
北宋磁州窑“陈桥兵变”图瓷枕 / 315
从萧公堂净水碗看明代北京的商人会馆 / 318
明监察御史王忬象牙腰牌 / 322



鑒金

金

寶心得





商无戎鼎的发现及其意义

在我国历史上的商周时期，东方的山东、苏北、皖北一带，被称为夷方。商王帝乙、帝辛（纣）时的卜辞和晚商时期的金文，把夷方多写作“人方”，而古文献中有时写作“尸方”。夷方在商代中期还是臣属于商朝，到帝乙、帝辛时，曾多次反抗商朝的统治。帝辛征东夷，取得了胜利。安阳殷墟第五期卜辞，多有“王来征人方”的记录，商代的丁巳尊、小臣艅犀尊，亦有同样的铭辞。

帝辛时的般甗铭文，是一篇极为重要的关于商王伐夷方取得胜利的文献，全文是：

“王匚人方无戎，咸，王赏作册般贝，用作父己尊，来册。”

此甗原为陈宝琛所藏，陈氏《澂秋馆吉金图》著录，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铭文曾经王国维考证。《观堂集林·别集·般作父己甗跋》称：“匚乃俎之古文，当读为徂。昔人释俎为宜，并名此甗为王宜人甗，失之矣。”今按匚字仍以释宜为是。宜，祭名，祭社称宜。其祭法可能是把人刀俎成块，故其祭曰宜。《书·泰誓》：“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传》：“祭社曰宜。冢训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由此可知，“王宜人方无戎”就是商王杀了人方的无戎，其目的是用以祭社。无戎是夷方的首领。至于把无戎解释为“无侮”^①或“舞矛”^②，皆与当时历史情况不符。

^①日本赤冢忠称此鼎为文父甲鼎，释“无戎”为“无侮”，见所著《中国古代の宗教と文化》，角川书店，1977年。

^②李白凤释般甗“无戎”为“舞矛”，见所著《东夷杂考·令矢簋斟酌》，齐鲁书社，1981年。



商般甗铭文拓片



商无斿鼎铭文拓片

另一无斿鼎铭文拓本
(采自《小校经阁金文拓本》)

殷墟出土的人头骨刻辞，有“……且乙伐……人方白（伯）……”李学勤同志认为它可能是人方无斿的头颅^①。沈之瑜同志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甲骨中，发现一块很小的牛胛骨残片，刻辞中有“人方白鑿”之名，认为“人方鑿即网簋铭文中的人方鑿，并指出这片卜辞与网簋、小臣艅犀尊是帝乙十五祀征人方时物^②。

近年来，李白凤同志撰《东夷杂考》，对夷方的文化已有专论。但夷方的文物留存下来的不多，或者确是夷方的文物，我们尚未识别出来。1984年8月10日由文化部文物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为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而举办的全国拣选文物展览，展出了上海市金属供应站于1969年在废品中拣出的铜鼎一件，此鼎高23.5厘米、口径17.3厘米，重2450克，直耳，圆腹，三直足，略有分裆。身饰兽面纹，足饰垂叶纹，造型规整，通体呈暗绿色。鼎内壁铸铭文三行，共十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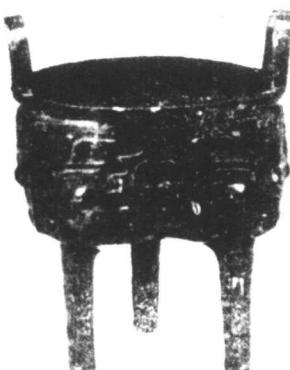
“无斿用作文父甲宝尊彝鑿。”

此鼎《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卷一、《三代吉金文存》卷三著录，《尊古》称为“文父鼎”，《三代》称为“文父甲鼎”。另外《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二、《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卷二著录另一件铜鼎，铭文字体较无斿鼎铭略大，仅存“无、文、彝、鑿”四字。据《遗文》称：“热河行宫藏，文皆为锈掩，可辨者仅此四字。”此鼎铭文三行，虽与无斿鼎有异，但字体相近，为一人同铭之器无疑。因知无斿鼎已有两件。至于《三代吉金文存》卷十四所收敒觯之敒是否与无斿为一人，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无斿鼎铭文第二字作斿，为敒字的反书。在商周金文中，敒字的写法，今举数

①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二章《帝乙十祀征人方路程》，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②沈之瑜《介绍一片伐人方的卜辞》，《考古》1984年第4期。



商无㝵鼎

例：

𢂔 𢂔解

𢂔 毛公鼎

𢂔 郭公簋

这里所举的三个𢂔字，皆与无㝵鼎的𢂔字形体、结构一致。至于般甗中的𢂔字作“𢂔”，与无㝵鼎的𢂔字也很接近。

无㝵鼎铭最后的“𢂔”，多见于商末周初的金文。于省吾先生在《释𢂔》一文中^①，把它释为“举”字，是很正确的。于先生生前曾对我说，它是商朝一个很大的部落（氏族）的族徽，后来这个氏族投降了周朝，到西周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有一定地位的氏族。今从无㝵鼎的铭文看，它应是人方氏族的族徽。推测其氏族首领被商朝杀掉后，大部成员归服了商朝，商朝灭亡，他们又归服了西周，在西周初仍是一个较大的氏族。故此氏族的铜器在山东、河南、陕西等地皆有出土。

总的看来，无㝵鼎是夷方首领无㝵为父己所做器。通过此器可以看出夷方受商朝文化影响很深，冶铸技术相当发达，文字结构和称谓都与商朝无大差异。铭文中未见“人方”二字，可能“人方”是商人对夷方的称呼，不是夷方的自称。

《文物》1985年第1期

^①于省吾《释𢂔》，《考古》1979年第4期。

西周蔡侯鼎铭释文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考古队写的《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9期)，叙述了墓葬出土的九件铜器，计鼎三件，盨四件，壺二件。铜鼎一件(编号7)有铭文二行十二字，《简报》释为：“懿侯隻巢，孚厥金，□用作彝鼎。”铜盨四件各有对铭，《简报》释为：“唯王元年，王在成周，六月初吉丁亥，叔專父作郑季宝钟六金，奠盨四，鼎七，郑季其子=孙=永宝用。”《简报》认为：“就九件铜器的形制、纹饰而论，它们的时代有早有晚：7号鼎可能属于西周初期……而四件铜盨属西周晚期。自然，墓葬本身当不早于西周晚期。”我完全同意《简报》的这种看法。

关于铜鼎的释文，《简报》说是采用陈梦家先生的考释。陈先生的释文显然还有不够的地方，我细审拓本，认为这件铜鼎的铭文应释为：

“蔡侯获巢，孚厥金，賚，用作彝鼎。”

《简报》把第一个字隶定为懿，实际此字是字𡇗的繁体，也就是𦥑(蔡)字。第八字《简报》未释，细审字形、笔画，当是賚字，同赏。

欲解释懿字，应先从彖字说起。彖《说文》解为“脩豪兽，一曰河内名彖也。从亾，下象毛足，读若弟，彖古文。”又《说文》亾部“彖，彖也，从亾从彖，读若驰。”严可均《说文校议》、王筠《说文句读》均谓彖、彖同字，是正确的。又《说文》殺字的古文或作𦥑，与彖之古文𦥑形同。金文中蔡大师鼎、蔡子匱的𦥑字，旧释作龙，容庚先生《金文编》据魏三字石经古文定为蔡字。郭沫若先生《卜辞通纂》谓蔡、殺字古本通用，蔡人以



西周蔡侯鼎

𠂔为其族名，蓋以𦥑为图腾也。又见古文蔡、杀是一个字。

卜辞还有以𠂔为地名的：

殷贞于𠂔受年（于省吾先生藏拓本）此即西周初蔡叔所封的地方，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是商的旧地。卜辞又有“子𠂔”（乙 2575，又 7096）此当是人名。卜辞另有𠂔字：

辛未贞，今日告其步于父丁，一牛，在𠂔卜（宁沪 1.346）

壬辰卜，殷贞，雀𠂔𠂔任辰卜，殷贞，雀弗其𠂔𠂔，三月（乙 5317）

贞雀𠂔𠂔方（南北诚明 30）

𠂔即祭，《春秋·隐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国语·周语》“祭公谋父谏曰”，韦昭注：“祭，畿内之国。”《穆天子传》作郊。

《说文》：“郊、周邑也。”在《春秋》经传中，凡周邑字作祭，凡陈蔡字作蔡。实际蔡、祭（或郊）在古代文献中也是一个字。王引之《经义述闻·国语下·惠慈二蔡》条说：“蔡读为祭公谋父之祭……祭与蔡古字通。《吕氏春秋·音初篇》：‘周昭王及蔡公陨于汉中。’僖四年《左传》正义引作祭公。《古今人表》也作祭公。《墨子·所染篇》‘幽王染于蔡公谷’。《吕氏春秋·当染篇》作‘祭公敦’。《春秋》‘郑祭仲’。《易林·既济之鼎》作‘蔡仲’。汉安平相孙根碑‘祭足’作‘蔡足’。皆其证也。《逸周书·祭公篇》、《礼记·缁衣》引作‘叶公’，亦是借蔡为祭，因讹而为叶也。”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周邑的祭（郊）古可作蔡，陈蔡的蔡古写也可作祭。其后祭、蔡乃分，犹郾、燕，虞、吴在古文献中通用是一样的。也犹西虢、东虢同称为虢，是一个道理。

这里需要指出的，就是𠂔字为什么加一个𠂔字？我们看𠂔字与𠂔字的头部紧相连接，像以绳索系𠂔之形。甲骨文的𠂔字，自孙诒让《契文举例》释𠂔以后，郭沫若、于省吾诸先生从之谓假为祟，或假为杀、或假为煞，都是很正确的。这件铜鼎的𠂔字加𠂔，正可看出西周初期个别铜器文字与甲骨文的区别。后期蔡器的蔡字省掉了𠂔字，而写作𠂔，犹如早期𠂔字作𠂔，后期隶定作羌（姜），这都是文字逐渐趋于简化的实例。

从蔡侯鼎的铭文结合《史记·周本纪》和《管蔡世家》看，这个蔡侯是周初



西周蔡侯鼎铭

经营南国时所封的。其封地当今河南上蔡县。武王伐纣，奴隶起义，商代灭亡，但商在东方还有实力，为了镇压武庚，武王乃使管叔、蔡叔、霍叔居于邶、庸、卫三地为三监以监殷。所以说这个蔡侯应是周初所封的蔡侯，以金文侯鼎、康侯爵、康侯斧即《尚书·康诰》的康叔例之，这个蔡侯很可能就是蔡叔。

巢本是殷的诸侯。《说文》：“鄭，南阳棘阳。”（此据段注本，大徐本作枣阳），棘阳故址在今河南新野县东北。《尚书序》：“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周礼·象胥》序官《正义》引郑玄注：“巢伯殷之诸侯，闻武王克商，慕义而来朝。”《尚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疏引郑玄云：“巢，南方之国。”《路史·国名纪》丁：“巢，子姓。”今蔡侯鼎铭记载蔡侯隻(获)巢，孚(俘)金，受到周王的赏赐，说明他伐巢对周室曾立下过战功。

《西清古鉴》卷二七有簋铭：“唯巢来段，王令东宫追以六自之年。”

陈梦家先生《西周铜器断代》（二）认为此是西周初期器。与蔡侯鼎铭对照研究，可见周初对汉水流域的巢，曾进行过多次的战争（春秋以后的巢或称居巢，在今安徽巢县）。

周初虽然分封了几十个诸侯，但是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很少见到周初诸侯的遗物。蔡侯鼎的出土，无疑是说明周初分封诸侯的一件重要文物。它比1954年江苏镇江出土的宜侯夨簋、1955年辽宁凌源出土的郾侯孟的时代都要早，历史价值也相当大。从它的简朴的造型和粗率、奔放的字体，我们可以充分地看出当时侯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不是很落后的。

《考古》1966年第2期



论蔡侯墓的年代

1955年5月，安徽省寿县西门内偏北处，因动工掘土，发现了一座古墓，经安徽省博物馆前往清理，获得了大批的、精美的出土文物。其中各类铜器100余件，大多数都有铭文，可以说明当时蔡与吴、楚两国的关系。这是继1933年寿县朱家集楚王酓忌(熊悍)墓出土大量铜器以后，最大的一次收获，也是解放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最重要的出土铜器群之一。

最近，安徽省博物馆所编辑的“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批宝贵的材料，在发掘清理以后，很快地公布了出来，它一定会对历史科学的研究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安徽博物馆这种及时公布材料的精神，我们应该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也是我们考古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关于这批遗物的研究工作，据我所知，有郭沫若（《由寿县蔡器论到蔡墓的年代》，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李学勤（《谈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战国文字资料》，载《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孙百朋（《蔡侯墓出土的三件铜器铭文考释》，载《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诸先生，孙百朋先生还有一篇《关于蔡侯的考证》，载《蔡侯墓出土遗物》一书中。各家对这批遗物的研究，均有独到的见解。不过，因全部铭文中，蔡侯名字的写法作“酓”，字形非常奇怪。同时伴随出土的铜器有“吴王光鉴”和“蔡侯为大孟姬作盘”等，互相牵涉，以致对墓主人蔡



春秋蔡侯鼎